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四

明 葛昕 撰

序

贈中丞冲翁顧老公祖開府遼陽序代作

今歲遼東撫臣缺上念東北重鎮屢有邊警詔簡賢能暢邊務者屬其任於是九列雲集僉推兵憲顧公時公正受命督西北水田駐薊州因即具疏辭免若曰疆理

苟成龍鱗刻鏤庶幾比湯池天塹為國家永頼微臣方汲汲荷畚鍤終所事敢貪開府之榮以墮將成緒乃朝廷謂公才之亟於邊也竟勑以往命下之日遼左士庶歡動顏色其不佞喜遼之得公又喜公之得遼復喜朝廷得封疆之臣威名德望如公者有以壯長城而永屏翰也遼陽為神京左臂與敵比鄰其甲士材官僅僅八萬餘住獨當一面之衝頗易為鎮自大寧徙而舊城廢敵之出入東西無常所此八萬者分而應之聚散不敵

也且敵之入也每圍結千萬騎而攻一堡乃人各固其汛地不相援應衆寡不敵也所恃遼人習戰自為家計投石超距即農夫或自出以扞圉而懐鄉重徙之念足以作其志而為之豫而尤所幸者今元戎控馭有方籌策當紀律明止如山行如川賞罰以時有以固吾人而消敵愾故愚以為遼陽無必勝之勢而有可勝之民無必勝之民而有能勝之將是在督撫重臣銜命奬率之而已惟公往僉憲八閩則計處邵武之亂擒其首惡衆

議廣東則勤勦嶺東之冦墟其廬舍在滇南則定土司之難在兩浙則鮮饑卒之梦是必其胸中甲兵素富故能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聲施洋洋朝野間婦人走卒無不知之昔范希文節制西夏西賊相戒以勿犯而宋季金人之南下也望岳家軍旗幟輙引避莫之敢角盖其威名夙震足以先聲奪之氣不戰而屈人之兵若此以公之赫赫聞望流宣窮漠其以致疆埸寧謐知必不後於二公矣夫遼陽連年被兵赤白羽書沓至總今九

邊獨所稱盤錯處也玆以公往夫非利器得試之秋乎愚故賀公之得遼駟馬輕車良父御之於熟路卒無車覆馬敗之患者詎其人之膽智哉亦習然也公茲之往出所服習諳練者以從事非常試比愚故賀遼之得公方今四夷賓貢九有安瀾獨以遼陽故歲勤宵旰公之威望如此其與地相得又如此古所稱善將將者非與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敵國有不聞風褫魄而輙亂旗靡者乎愚故賀朝廷得封疆之臣也雖然朝廷設封

疆之臣拊循贊理任鉅事兼用武特其一耳地方利病欲其巡察閭閻疾苦藉以撫字遼東僻在海隅雄關為限舟車之利往來鮮通坐而待哺者土之毛耳一遇荒歉人常相食而廣谷平陸戎馬縱横百姓所為饔飧計者與敵共之夫亦防禦之策未盡而養生之道未弘乎夫人有害生者尤有養生者害生者去而養生者未得猶未善也以公之威稜立覩銷萌絶釁不去其害生者其將奚養竊聞遼陽沃野膏壤昔稱富厚何獨於今不

然即今西北水利初議紛紛公才一措手井井有成試出其萬一而布之遼俾三韓蓁莽之墟盡為阡陌畝澮則壤可以家民屯而防禦備農事可以藏武備而利逵賴外侮不至康乂益勤百年爭戰之場一旦化為含哺鼓腹之地尚亦有利哉惟公以營西北者營東北以安閩廣滇浙者鎮遼左舉此加彼底績自易愚將拭目觀厥成更為朝廷得鼎鼐之臣賀若公之勛庸日茂朱紱方來聲施函夏業永鼎彜史策當信書於異日兹不敢

文也

贈懷堂張先生擢南戶曹郎序代作

明興二百餘禩皇風汾穆黔黎熙皡彰彰具得人弘化之效肆皇上嗣大歷服勵精治理今年春特開明堂朝羣吏察賢不肖最著者明嚴彰癉其注意任人尤亟亟然士生斯時凡懷瑰抱奇幸際風雲者孰不爭相磨勵期自效明時無負德意哉余友懷堂張君以少冋牧拜命留都主地曹政國家簡賢圖治至意暨君之幸獲自

效盖豫然可交慶也懐堂君為三晋世家淵源德業無瑕論惟君賦性凝重自束髪肆力文章敦行誼守朴茹素期無墮家聲在先大父襄敏公奉若世宗肅皇帝清風勁節柱石巖廊其碩望盖昭揭旂常表式鄉閭為犖犖聞人已而君敬承象賢畧無赫赫貴介意既登仕籍約已奉公砥礪官常宛然襄敏公家法盖自余入視同篆與之朝夕觀其外若悃愊而中實井井有別逆覩其藴籍知為大受器繼而余在南都每聞君賢聲輙為君

喜及再入司納言尤嘉其底績專曹使得躋膴仕以竟其施將無忝毛仲萬歲之雲輳錦合匹直一縑冏政庶其有賴哉無何有此命夫恒情重内輕外孰不以君之賢宜膴親内任顧膺留都命哉然國家之神氣繫戎馬而元氣尤繫財賦君在冏署操塞淵之思攻駒數馬策較在驪黄外以是致牧圉蕃庶政績卓然然而格大通方之材正當歴試之重且要者以遍觀厥成也矧留都重地為東南財賦會國家根本實係於斯非君其孰宜

往然則朝廷之特茲攸托不泥專任責成意豈其量移以散無他倚毗抑亦處之散閒使之寡自效哉嗚呼君今膺是任且歉然惟恐不勝而余私計其在冏之賢舉而措之裕如者當今官人惟其賢不問其方蓋未有功而不録以君紆才雅望精敏會計使輸將仰給咸有攸賴大司農上其績聖天子可之名勞大庭若春王正月而旌諸卓㫒故事即不次膴膴其不光輝先哲以躬逢其盛哉余於君有舊寅誼且夙侍襄敏公之門墻而得

君之深故於葛君之請華其行也不邑邑於别而喜致之頌與規若乃締念留京重地厥寄在安擾邦國惠養元元辨五地之物生十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齊賦斂佐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不徒明允出納充實天府為功以實體主上精明敦大之意則君自有熟籌奚俟余言

贈淵泉何老父母赴名序

淵泉何公宰邑甫三稔政成化洽兩臺交薦於朝既賜

璽書褒美寵念且逮其尊人已越明年天子開明堂朝諸侯精覈吏治主爵大夫復廉其聲華勞勩署上考未幾以風憲員缺疏名高等請上台用報曰可於是檄下郡邑君侯諏日戒行李邑老稚均攀轅之思諸大夫士尤悒悒不忍别葛子尤感重焉載申於有衆曰若知朝廷用人與大丈夫之用世乎夫循良自重於漢代因之歷歷可數然官成名著即荷車服弓旌不次寵異甚至爵關内侯晋陟密近託之耳目心膂之寄豈故偏重内

曹愬然於所部州里乎哉亦豈但藉此鼓舞一世使百執事知所淬礪哉誠以朝堂京國政事自出徵君賢矣不有重任以大其設施將無以深究膏澤於天下也君俟崧嶽鍾英登甲戌進士來治吾邑未期年賢名赫赫擬有華亭理繁之席幸卒不果邑人士於是得藉此覆庇而君俟亦因之終三年淹此奚啻遂而借寇之願也乃君俟竟不以邑褊小不足治而既竭心思聿成化理揆之昔人之喻誠棲鸞鳳於枳棘托蛟龍於池沼試辭

雜以牛刀也竟何以大其設施厚自表見哉葢今之吏治稱最上者敬事勤民有猷有為有守而君侯自下車即按令甲明政刑裁冗費均徭役眗眗時民之寒燠而休養之賦完訟減民不驚肆頃奉大司農申積穀之令頓使倉庾充盈陳陳相因聞撫憲者虞城隍不治輙窺農隙浚池崇堞百雉歸然改度是尤大有造於吾邑者也乃其自奉儉嗇無異寒素兩入覲中朝垂槖而行無所饋遺今戒行矣吏括其前後奬予金無慮百數退讓

殆不欲受飄飄然琴鶴自隨風味此何愧古循良得擴而大之於據要躋崇之日其惠綏元元砥柱靡靡烏可以涯涘測哉然此猶逆其將來也今當宁以茂異招延非欲其翊贊鴻謨黻黼大業寄之以耳目心膂之任耶君今行矣不為柱史必為諫議大夫古稱有言責者鄭重至與宰相埒固以居殿陛争可否庶職所不能自行者悉得言而見諸事格心補闕至封駁内降上達民隱俾溥海内外德澤周洽皆其職其事也顧豈易易乎哉

言有得失利害隨之人有邪正扶翼驅逐異之要非不激不隨忘物忘我明習典故持厚無華焉已也昔范文正臺諫稱良矣歐陽君猶作書規之希文欣然覽竟卒為一代偉人聲施後世君侯持正博學固尚友古人不多遜讓者也由是為良諫議良碩輔遡其所自曰自德平循良始吾邑不與有榮施哉别駕王君鄉進士郭君率諸祖道曰吾君侯雅度純懿中朗而外直行峻而氣和渾涵冲挹人不得而澄撓之知異日必不得而怵惕

而歆動之饒為良諫議良碩輔無疑其於吾師端肅公選侯藉治吾縣之意有光矣哉子大夫言不佞也請遂次之以為贈

賀馮溪郭世兄鄉薦序

葛子讀易髙甬津之陽客有造而敦之曰子大夫乆不居鄉其悉吾金蘭會之盛乎吾邑丁嘉隆際士懷奇瑰鮮能自售逮先達太保公開塾作士至捐廳事書院貲徹學宮而更新之廣其制自庚午歲即有郭氏叔姪拔會

中同舉於鄉今憑溪郭伯子又歌鹿鳴而來矣諸友咸
願得一言以賀也余素以不文辭而客固請余謝曰會
斯舉賀其將欲頌其英年騰踏為金蘭光乎抑將嘉其
能亢厥宗為門第榮乎客唯唯否否余謂郡邑有氣運
必休禎靈淑之氣隆洽發咼而後篤生哲人為國之楨
士自有家運須世德作求培植積累奕葉無已斯有后
昆克昌克熾者出建掀揭事業於宇内吾邑自飭庠廟
文運聿通蓀光翕秀於今盖廿餘年况今復闢門濬池

形坊道河清淑之氣不可謂不隆洽發皇此固當有名
彦應時而起者若伯子先世隱德姑無論即自其大父
松江公父山陽君居鄉醇厚且咸有惠澤於民生吾少
友山陽尤知其克滋樹未艾德則其有憑溪振家聲殆
未可與白屋驟起者同語也然則今日詎足為侈賀乎
蓋聞周禮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天王拜受
賢書登之天府誠重其德非第以藝也其在王制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國學董

之樂正曰造士又論其秀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聽
其辨論官材而爵禄之其選之詎不嚴望之詎不重哉
我朝稽古定制事本成周凴溪君今日固選士發軔始
也跡其穎敏博雅負卓犖不羈之才制行磊磊落落不
拘迫尺蒦而腹笥百家含英咀華至發為文豪宕遒爽
輙鄭重於當路行將必大魁天下為世膴藉使重念聖
天子顲俊賔興至意孳孳身心道德景行周孔伊傅則
其乘邑運振家聲致身榮顯必有大樹立於朝廷直躋

公輔其為吾會光不亦重可賀乎抑伯子素嫻於文早
蜚英騰茂今而弱冠登第固自視欿然矻矻問學不倦
意謂春明筮仕將為文學臣乎蘇文忠規友少年膺薦
力勸其養充取約厚積薄發流既溢而命持滿無讓古
之所以大過乎人者蓋根深末茂膏沃光華理有固然
而韓昌黎衆稱其文起八代之衰乃其文不在應制詩
賦而在排佛一表退𨍭一約亦惟是以道德發經濟之
文也嗚呼文不根極理要有關政體當世用即非無稽

弗詢抑何以稱華國而蔚然名世哉伯子豪傑士必能辨諸此矣他日獨對後蜀狗所録獻文僅為經生語而大抒經世匡時謀謨筆補造化業埒鼎彝言代天工事紀旂常燦然收一代文名俾中外翕傳吾會有此人文耀世其於科名高第孰多可嘉孰重乎客曰士而獲售登庸分也世俗故極闈美豔詖之失為佞子言深而質該而典望郭伯子厚矣聞曰且戒行會友誼有忠告請遂書之供張之祖道之次

賀桂亭周先生歲薦序

歲在癸夘邑茂才周君桂亭受貢薦其㑹友鄭振陽偕蔺王劉趙諸生造予廬徵言以賀予再以久疎筆硯辭不獲則漫應之曰自古掄才官人之典莫備於成周今觀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國學曰俊士葢本虞庭之教胄子敷其九德咸事而中取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辨官材而庸之殆不專以嫻於文詞也至漢世稱得人之盛實亦以孝弟力田

文學方正殊科並辟我朝稽古取士特重太學初惟以人材歲貢羅天下士臚列六堂積分課優遇登之率性脩道者即授臺省郎署而重用之如吾邑董公儀張公暹萬公永年不其人哉嗣而三途並用鳳翔虎變孰不策名賓建勲績巍然名世又何能以軒輊之俗日澆漓人情雖右科名而左貢薦然而歲舉通經遂養之士多爭相砥礪於明時即近而世廟中葉北山董公由六合令而憲臬大省煥然金紫立征倭功今上初年安肅令

孫公舉循良而著名烏臺皆吾鄉人也朝廷何嘗薄貢薦哉竊謂科第亦聊以一日之長幸而遇識之者耳且或春入庠而秋登第何易易也若貢薦自選弟子員稱附而增而廩經幾風霜甚至白首窮經纔一應聘通仕路惡可妄自菲薄蘇氏洵曰天之所以與我豈偶然哉天固與之我自置之自甲以求售其言自小以求行其道其名曰棄天曰褻天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則其責不在我夫士亦第自求濯磨樹立耳資格何足以限之

吾觀周君才德兼具葢厚養有志士幼而蜚聲藝苑顧
屢躓場屋淹留庠序今以掄才稱儁而獻之天子政選
士發軔始行將效用國家日矣嘗怪士之恒居非不遠
自期待慎厥身修及涉世途名利紛擾於前榮辱怵盬
於內猝變塞改節往苒而染指轉圜若炙轂而乃咎人
之不我重此安所稱國士不其負籲儁賓興至意哉周
君孝友天性藹然家庭人無間言而其接人制行謙退
温雅至忠人之託赴人之急未易詳舉昔陳司訓公不

禄旅邸以隻身周旋其事必誠必信任怨任勞不遑寧處至有謗之而不恤卒俟其孤至盡哀以付此何讓孔門子貢儔哉不以死生易交情余於今庶幾見之矣他日登籍有官守資其事父急師者以事君寧肯初終二念利害異心險夷歧守哉是必將修之家者獻之明廷卓然為一代良吏名人無忝前喆其為吾邑光不尤可賀耶夫學邯鄲者失故步以心原不純移於流俗耳易曰素履往無咎孟子曰尚志周君勉哉倘以閱世多而

飭躬久不以予言為迂而弁髦之則予今日為矢於周君勉應諸君命異日或亦足以藉信矣

賀封太淑人王母壽九袠序代作

萬歷壬辰新城王少司徒見峰母太夫人壽躋大耄德平尚寶龍池葛君馳介語余曰王太夫人今壽九十高矣四月十日實為初度之辰願得太史筆藉手以賀不佞與見峰翁夙同朝盖席聞母夫人治家内外雍肅其飭躬専氣致柔disciplined貞樸素更兼見峰翁鼎食色養是宜

享戩穀而登上壽也夫洪範敘福先壽而必繼之以康寧攸好德蓋非滋德無以獲康寧無以臻胡考猗歟王母人謂以踰耆之年神旺氣固迓福殊未有艾是蓋以夙佐贈公盡忠於國而躬撫後葉至於二三世之賢故心多快愉而壽也不佞載考其里史傳誦母德所為聚順養舅姑一切蘋藻紡績應酧筦鑰之勞略不以煩娣姒及臧獲上食奉衣時休燠而調凉暄皆豐潔當舅意旨至於自奉則躬浣衣適糲食室無重橑器無彤髹惓

惓焉凡熊畫荻督子若孫俾接踵制科里選今或躋公
卿大臣或布列藩臬憲臺郡守或試南宮應里舉紳笏
滿床錦衣競爽而母固欿然安之無少矜詡乃今春秋
高矣猶樹德不倦諄諄訓子姓無苛害人性好施與日
食貧人一升每冬必煑粥以飯不能舉火者鄉閭賴全
活甚衆此其攸好德為何如則其耳目聰明步持強駛
駐顏閬髮台背皂齒是必踰期頤而上以紀數筭者矣
昔漢桓少君佐鮑司隸開家貴晉上公其流澤之長後

三世舉致身榮顯求其故第以早甘勤儉若躬輓鹿車提甕行汲亦所不辭今司徒兄弟儉德永圖勲烈爵位固不啻太尉昱等以既食母之報而司徒子若姪師師濟濟咸為國宣力攄猷禄位駸駸日起不知鮑桓後有如此一時之盛否竊謂王氏殆過倍之袞袞公侯異時尤不可限量已夫能作福於人必將集福於躬以母之孝慈若此無論見峰翁行應簡名霖雨海内蒼赤所徼福無已而諸藉在藩臬監司郡守者皆心母之心流澤

斯民及於諸英鵲起賓用見峰翁既歲當此日承顏庭
闈大致燕喜栢峰昆弟暨霽宇諸君各選祝官舍逺致
拳曲甘旨聚獻乎南北杖履斛供於中外和氣益然克
牣䦧閲太夫人第名之而喜曰此子某某孝此孫某某
慈欣然各加一匕箸庶幾增益一神爽何異奉滄海為
上尊羅泰岱為嘉豆而世稱瓊漿玉液天孫雲錦又何
足多然則母之壽殆一紀一籌貯添海屋而筭寧有紀
極乎客聞之曰蟠桃之説迂而不經青鸞之降逺而未

情今惟遡母天倫人事以祝壽筭曾不出夫戶庭是可書次以為母長生久視之明徵

壽王宜人八裦序

隆慶辛未繼齋王子督輸瀛海九月四日為母宜人設帨之辰惟時宜人壽登八裦矣神完氣足悅愉且康諸卿大夫馳使以賀有徵言於余者余曰若知壽之有道乎夫上古氣化淳穆人生其時眉壽無有害遐哉不可尚已越若抱朴守約葆光頤和亦獲長生久視之效是

壽者天其所以壽者人也傳稱有德者必得其壽而洪範則以壽統諸福繼之曰攸好德是栽培之理申錫之義然爾緊宜人降衷悃厚肅愼閑家婦道母儀嗣徽詩傳以是先君子歷宦有聲多所黙贊天子嘉其相助特錫章服而繼齋君繼之自登顯科躋膴仕罔不矢心王室兢業官常是皆母德之遺也易謂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矧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且更可繹平格之旨與抑繼齋君之事其母也承顏視睫

饒稱志養至出内範慈惠以莅衆使民盖深得錫類之義而母宜人翟冠緇服日益抑畏勤約篤厚終不變塞又間出清慎之遺風以勵翼其子焉是即其慈孝之相成天固將默鍳厥衷以篤隲祐詩曰既多受祉黄髮兒齒又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不其然哉或曰繼齋君令之閒吏也非泊安其躬膏澤究於民粤在民曹及兹督課悉有以培國計而厚民生是亦足以壽其親也已於戲宜人雅自脩厥德以永天年而繼齋君又為聚百順

貽以康寧歲時為壽坐宜人於華屋曾不自知其難老
而䏶榮也然則繼齋不日寄專省秉國鈞奠仁壽於牽
土更藉以益悅其親君之令聞令望永無斁而天之申
重宜人之壽亦將綿秩於無窮矣乎不佞誼忝葭莩竊
喜宜人之壽之有成也為之辭曰金風正兮辰良賓婺
燦兮光芒錦衣絢兮斑裳顧介祉兮萱堂樽開瀛海兮稱
觴景轉桑榆兮春陽更孫子兮洋洋伊今始兮祜方將
多歷年所兮終允臧

贈髙士孔劒峯祈真有應叙

夫神亦難言乎哉記者謂夫子不語神然繫易稱陰陽不測删詩表其格思不可度思他日極賛其徳之盛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曷嘗不語蓋未易為凡民道耳余少失怙恃茫茫莫留遺容每於學士大夫家談及寫生事未嘗不顙泚而心愧之壯入仕途叨有㭍黄勅誥尤不勝風木之慼逮守尚書郎兩名善繪真者盡括其家藏傳神帖采所貌五官有類吾親者命湊而

成一像展轉數月弗能肖也時葢以為抱終天之慕莫可如何矣萬歴乙未冬馮少宗伯琢菴公忽薦孔生劍峯來曰生慣寫真適王侍御明野過我曰劍峯在白下曾相晤葢通神術知射覆能預代人為詩文異日隻字不舛其所謂真葢請諸大仙追貌人先世亡形非比今之得丹青理者能貌生人爾也余竊意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渠至能煩仙筆為遊神寫真乎抑幻也姑試射覆果桴鼓影響不爽時沍寒水氷不便為追真事約以春

和而去顧生一别遂踰期不至頃方遣使訪邀之青州俄晨門者曰徂冬孔先生至矣余訝其如意而來即諏日設壇先生齋沐發符牒越三日備諸色陳盃中并筆硯香花置壇高處中層端設椅座俟真降臨而身退居别宅持誦乃約余自致齋禱肅將緘押圖書尺素手張之壇上出則自壇以外各重門俱嚴扃鑰封識又越六日晚敦余更致祝於齋室期質明開壇客耳曰子大夫毖敬哉躬啓戶入焚香拜始可升壇締觀即寂未降筆

慎勿懈念益加精誠感格亟如前默禱仍緘鑰户出翼
辰必有所見也余既依肅禮壇下窺上原設椅座旁移
動業驚異之登壇一視則兩筆各蘸色縱橫几案色孟
或涸或更置而吾父母峩冠盛服儼然生容在尺素間
矣題其上曰灝氣空濛滿十洲乘春聊作釆真遊霜毫
慰爾終天慕燭影當年事莫求純陽子時寫字畫如虬
龍矯健遒逸非凡筆可致毛骨為之聳然亟趨出掐劍
峯拜壇下謝送神祇生詫以為向寫真工緻無出此右

也者於是閭巷哄傳父老暨眷嫗爭來觀曰何幸復覩尊嚴慈形神色澤冥冥中故能顧神駐顏耶舊老蒼頭嫗婢望拜階除有歔欷不能自禁者曰是吾先主父主母鬒然鬒髮故歷今如一日也嗟乎憶吾父卒於隆慶改元吾母卒於嘉靖乙卯蓋踰三四十禩矣即不孝昕兹始得一再覩其生容方知明受朝廷命服却念數十年來雖勤夢寐亦未有此冠冕偕至時是何異遊宦各天今遂錦旋於里舍得以顧盼其子女復見其曾孫而

曾孫亦欣欣相告今始得識吾大父母面何其竒異一至是哉愈衆對不覺感極而悲泣然淚下矣不佞昔嘗讀史見古之招䰟者第能令思者見化者音容於杳茫而不能留肖其真於當時又諗遊䰟往往在暗帷中哽咽不平縹緲彷彿若有若無焄蒿悽愴跡其色像徬徨窅然令人難見玆吾父母怡然至止仙壇衣冠雍容宇度軒豁藉神大筆存像塵寰光天化日中人人可謁見景仰之敢戒后昆今而後須知仰上真無量仁䁆思所

以供奉酬答至劍峯君能請仙眉從繪事慰人子孝思以釋悠悠無已之慕可忘申報之誼哉孔生浙産名承禮字立之吾先師六十代孫有俠氣知劍術數學甚精德性磊落不媕婀於人緩急當廟堂用必能紹休前哲之炳軍機伐奸謀者捧腹季主李少君流何足獨多劍峯應有取義盖其別號也

集玉山房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鰲

謄錄監生臣劉晉

集玉山房稿卷五

明 葛昕 撰

誌銘

鞏昌府通判小川郭公墓誌銘

公諱鏰字伯盛前別駕古川郭公冢嗣也生而警敏有大志弱冠遊邑庠以父命受學先端肅公一時英列公名為重古川公令虞城奏最擢判雲間過家見老母欲

留公從吏佐厥孝養已而不禄煢煢哀毁誠信襄事有妹四二幼未嫁弟山陽令鐩茂才鏗孝廉鏘各未授室而母孺人性嚴急期望諸未成立子惟甚公念切奉志拮据理婚姻事延邑文學率弟輩攻舉業不異父師弟輩咸孜孜安之孺人固囷或不色喜也屢赴省試下第酬酢之暇咿唔丙夜不輟庚午春先端肅公招之來曰志欲鋭乎精業於專若暨若叔皆異資盍暫圖静養以即冲舉而僕僕之為為授古文辭與定程限公奮築室

東郭外父公墓側閉户讀作未幾呈課先端肅公公曰
子中矣是秋果掄魁與其叔諱文成者同上春官公既
獲立身不及侍養先别駕爲憾歸謁墓次族里方顒望
歡呼公奠訖嗚咽流涕不能仰視待左右扶掖乃起無
何毋孺人又卒衰事情文備盡一如喪古川公而哀毁
過之里閭相屬感歎以為庶所謂終身之慕者古川公
居官廉介無贏遺公以諸生故庀度才給饔飱至是悽
然起語諸弟吾兢兢弓治幸不大淪落貽先人羞若何

不兼力家務為二三兄弟計因課業畢輙經營農事復出已坊價立子母錢出納一切惟允家自玆津津就裕能旁搆别業數所竟並祖宅推與諸弟而自創宅以居無幾微芥蔕意乃公雖理財成家讀書一如作秀才時連躓南宮壯志不少衰癸未偕計入京屆鎖闈矣感風恙不能赴公曰其命矣夫何必甲第能大有為者越秋謁選又僅僅署一府佐不足以獨行其志輿疾歸來荏苒再歲而卒悲哉悲哉憶古川公初捐館舍日門祚蕭

條族屬強悍至結惡少孟某者庭辱公余時偶在坐為不能堪公怡然忍受不少動氣而氣亦不挫終制其鋒及他人事周旋一一中節非烈丈夫能乎哉又常試事入府從夏口道旁得一棄兒携回子之迨長與配妻遣去抑又何仁人君子也公孝友禔躬此是餘事顧卒不得一施於有政而年未周甲遂爾殁焉者何也然公之去世垂三十年矣妻孺人三旬孀婦撫八歲孤子以至今日而家有益豐里無間言誰其貽者矧夫文名才譽

今猶炳炳乎公子以季憲副稚瞻狀徵銘世講之家重以少年之友余即不文辭誰宜誌且銘者按狀公高祖諱貴曾祖諱洪祖諱詮代隱德於農父古川諱文顯以易經選貢起家歷直隸松江府通判前母于氏母李氏生於嘉靖乙未正月十六日卒於萬歷乙酉四月十二日配劉氏邑河間府通判本元公女繼劉氏臨邑濟源縣主簿堯煥公女再繼趙氏陵縣深州吏目一蘭公女子一漸娶邑大名府通判王公文通女繼邑庠生于君

師閔女趙出女三一適陵縣學生趙獻璧一適臨邑庠生王圖遠繼劉出一適福建建寧府檢校樂陵馬如錦趙出孫女二幼萬歷乙巳十二月二十日葬古川公原瑩為昭穴兩劉孺人祔焉銘曰謀未斷國於家理兮家未享成視諸昆季胥成立兮惟孝惟友惟慈貞石庶允文兮位不滿德才不究施壽不永筭天道茫茫諸不可期限兮

封孺人葛室谷氏墓誌銘

孺人谷氏名貞兵部侍郎海豐岱宗公之長女母楊累
封淑人幼聰慧端飭少長閑姆訓能知經書字義精女
紅重恥持範十七歲歸余柔順靜共恪執婦道家人宜
之余祖母治家嚴夙夜服勞色養勤劬周至飲食衣服
凡在上者必身親為之無諉娣姒復克自抑畏息息恭
謹余母早逝不及養每用以為念躬理蘋藻以薦歲時
必致敬潔祖父母及吾父因翁然稱其孝余少習舉子
業每夕肅侍至夜分了無惰容拳拳以義相規有友道

馬余筮仕京師祖父時總臺憲以各衙門出入有遲速
命從便立竈深不豫請止之曰祖孫各舉火殆異爨也
即俸薪之入一一完封歸公室恐涉私蓄雅有同志家
務無大小無攸遂必咨白後行語以當為事輙欣然承
應雖力疾亦未見辭勞苦觖怨其處余二妹在室温而
惠曁于歸裝資所需半出手製至推篋笥所有以與少
無難色與娣姒處雍雍和睦垂十餘年相敬愛無纖毫
枘鑿意余家幾世同居親踈聚食百餘嘗以風聞語嫌

叩之喋然不答謂一無所聞一日偶詰之曰夫子制義
婦言胡足聽人家至有難處每歸咎搆惑於室中子即
不能為賢婦出名决不肯蹈哓哓謪訕之誚多言以為
能離間分割以為善寧死不願也余為之歛服而敬謝
之十餘年來學能忍以庶幾寡尤寡悔私訟葢得其助
益者良多至於轉移調劑使閫以内長幼尊卑相處無
間其默相之功不容掩也跡此不足稱賢婦哉然自歸
余既多病常鬱鬱萬歴改元以覃恩勅封孺人制詞襃

美類其性行捧讀喜形於色是年病始少差在余家十八年其脱然無恙者才五年耳戊寅春嗽病方愈陡聞吾祖端肅公訃驚愴寃飛咄快不知所為榮衛因駸駸日消醫强之姑葷自寛竟不能聽無何瀉作而疾甚矣疾革前日猶强起理裝示未憊復戒嫗婢勿以其病甚白余恐余不能堪嗚呼相為之意至此極矣孰意竟殀而且客也耶傷心哉傷心哉孺人儉朴温和由天性復以貴家女為貴家婦若自裁損寡言語恥矜詡即遠親

貧鄰亦特喜與之會會無不奬其為人至傳以訓其家者其服飾未嘗求備澣濯布素坦然安之即一線一縷不忍輕置檢閲嫁時物今皆宛然新也嘗自以多病生育未廣每延術嫗卜宜子者納為侍人愛護之如嬰兒有過曲加掩護服飾至親為之整祖父母亟稱其賢不置此又可以為難矣生二子長如龍甫七歲嘗親授之句讀聘兵部武選司主事王君象乾女病間召來一提携之愛其謹潔曰是真吾婦次麟甫二歲嗚呼有子不待

成立而遽背之煢煢依人狀不忍言即兒後欲知母之為人
暨塟於何日月某山向亦且冒冒然莫能知非余勉為之志後
其孰語之者嗟嗟哀哉距生嘉靖乙巳五月二十五日卒於萬
歴六年四月十九日年僅三十四歳七年己卯二月九日厝
於舅姑塜之側為昭穴系之銘曰婦嘉内子德歌女士緊行
其式稱兮弗偕夫榮弗待子立嗟人各有命兮以約處饒宜
壽而殀其亦數之定兮我銘玆石用詔後裔何以慰吾痛兮

行狀

文林郎右軍都督府經歴司都事仁軒谷君行狀

歲辛丑之三月海豐茂才甥炳持其父行數事謁余曰先考塗殯十又七年矣兹幸從韓堪輿得吉壤將擇日而歸藏焉敢乞元舅為我述行實請誌以殉余閱其述事落落若此耶甥泣而言曰炳生三歲父即見背一言一動茫茫其何所知逮渠髮跪問吾母母輙哽咽垂涕面壁不應兒恐傷其心也遂亟不敢更請間伺色喜再叩輙復泫然隕淚曰家庭内吾知其能孝友能忍恕勤

讀泛愛閫以外吾何以知之試訪於汝舅及父老諸舅久仕京華無從問曩時里閈故舊今有存者亦寡矣炳敢冒撫其聞之未確者以誣吾親耶余感其言慼額歔欷為悽然久之不忍辭按君名茂椿字汝壽號仁軒世為濟之海豐人大父諱通作人慷慨知兵機隱德於農有識咸敬重之封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贈兵部左侍郎大母門氏有淑柔德勤儉範家歷封太淑人父兵部左侍郎諱中虛號近滄晚年别號岱宗母楊氏歷封淑

人行誼俱悉誥勅表傳誌銘中聞於世不具述君生而
頴異相貌類江南人精神耿耿凝定長而狥齊饒有悟
性好學不倦未冠補邑庠弟子員即蜚聲藝苑人期取
青紫如拾芥而竟蹭蹬場屋不偶常從父翁遊宦四方恂
恂雅飭畧無貴介公子態父翁撫蜀罹外艱羈於交代
先遣君行治喪則素冠麻衣縲縲如承重者時值暑月
左右以長途勸易輕苧曰服父命也未抵廬苫焉敢更
人稍迂之亦從而孝之道歷郡邑世講家或為父翁門

生故吏有餽遺毫不敢受曰未禀命焉敢拜人又從而廉之鄭重之抵家臨祖柩盡哀代父朝夕哭奠閉門讀禮無惰容戚里招欵慰皆辭俟父翁歸而後已衆咸謂真慈孫云居鄉以恭謹侍伯叔謙和處鄉黨潔身澡履戶庭鮮出常來吾家謁先大夫見其敬慎篤實有問必起身以對寡言笑如處子臯衣草屨安子舍中則喜曰真乘龍佳客哉郗鑒之坦腹東床者不是過矣隆慶已巳以父翁撫臺考績奉旨入監讀書萬歷戊寅筮仕戶

部照磨所檢校辛已陞照磨部故庫貯繳廢鹽引充棟截角磨勘過者率取以紙斤賞犒胥隷下遂寅緣攘新觧至未磨勘者君舉發其奸觔自查刷追索不應得而有者數千還庫乃奏記堂翁請第發年久浥壞者然但堅白紙亦須待有功或補缺欠工食著為例堂翁深賢之以為有才甲申遷通政司經歷君以出内王言及轉達民隱職在恪敏聚故時吏胥亦得以遲速其實封晨門者亦得以闢闔其章奏非體也銳意返正請上官

第加審駁其奏詞之刁頗者吏畏民懷聲譽藉藉以起司事亢日有接本之役觀政進士實任之會進士銓盡君朝入衙門理簿書午趨闕待旨遂至積瘁感痺症辭官未允而病吏於左股矣銓司廉其勞績乙酉特酬以左軍都督府都事例銀臺郎即内轉無徑五府者盖破格云君至府感時知遇則力疾振飭樞務府帶俸勲衛當承祖爵者司與覈實例執門生禮以重贄見君獨卻而禮貌之外省并京衛隸府應襲武職舊每苦吏胥抑

勒需索君一一為之禁革體悉周至他府僚雖有忌惡之者弗恤也君以養痾金馬門優游卒歲為得策俄而有傳病患於君尊人者父翁馳使來詢且欲躬視於郊闗君遽不自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今若此是重不孝罪也遂力請差還里兩親見其貌瘦而足跉踔撫之慟君更不安曰所貴人子承歡膝下耳椿年踰舞象矣不意抱此拙恙不可掩轉屢親慮豈可俾常目遇之增惡懷因亟請居他宅便醫藥人以君見之周也守身事親

兩得之矣蓋心安則情攄養靜則體健以慰父母痊可
庶有期也孰知二豎為祟大數來迫溘焉不起乎哀哉
諗君疾革炯目謂家人曰葛端肅公祖舅招我倘不我
留即歸而竟長逝矣鬼神事不可知此亦奇異也哉君
天性孝友事父母敬謹惟恐不得其心有時新必以獻
而後食昆弟中有侮之者竟容忍若罔聞知又儉朴性
成做秀才時偶衣紗裙翁見之曰此豈常布飾耶永屏
去推及衣着各從雅素華麗者終身不御少壯狷介自

守業能不邇聲色不思封殖迨出仕後鄉親延款有邀妓侍者則盡日端坐無顧盼戲謔語如泥塑人衆或誚為道學先生是何必遜哉又與人交不設城府不念舊惡視鄉曲前輩禮下之等儕與之怡怡後進接引之畧不門第亢厲常有某某兩昆弟以厚逋負反肆潑嘖嘖無狀君不與校後彼有急來請荆仍為援救之於長令此豈叔季世情所有哉君生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歷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越二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始會葬於黄太里之新原格局爽秀氣脉融洽真鬱鬱佳城也追慨君生平身居貴閥約如寒士既多疾疢復未永年才不究其施位不滿其德福不酧其行斯亦其命也夫今得斯地既安厥躬更將福祚後人也天其復興谷氏耶君配葛氏即吾妹通書史守堅貞君卒躃踊欲經以從不得斷飲食數日舅姑諄切力勸勉以孝慈乃忍存活撫孤盖自稱未亡人茹蘗持素至於今已若干年戸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文肅先生

諱引生長女封孺人子一即炳邑庠生娶季氏陜西靖虜道兵備副使岱石公諱東魯之女甥炳將携蕪狀走先達門屏請銘君幽宅愧余不嫻於文未足以應其求也嗚呼顔淵本賢得孔子而名益彰愚所謂仁人君子憫撮其行而表之金石谷君庶方藉以不朽哉

行述

先祖考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與川葛公行述

公諱守禮字與立號與川葛姓出葛天氏代有名人公以上五世始居德平一世諱士能二世諱亮三世諱友才四世諱智由歲貢任鳳陽右衛經歴里謚恂正先生配張氏五世林塘府君諱環配李氏實生公两府君俱以公貴累贈吏部侍郎户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張累贈夫人李累封太夫人公天性端介幼即聰敏大父授以書史輙了悟甫踰十歲侍大父宦鳳陽自為飲食以奉路逢樓舟鼓吹問之即為職官遂奮發戒飲問學

日新十七遊邑庠十九補廩餼文聲丕振屢試居首邑侯唐公期以甦觧給馬神廟舍為讀書所廟近娼居曽不知其門戶一日有妓被凌走避書房輙令扶出有董生約同讀公至見其自奉頗厚退謂淡泊乃士之常此何以明志也辭不往富戚郭某等餽華衣文絹雖貧弗受戊子發觧有司約出五百金為膳具籍將征公以年當饑饉懇辭數四竟請其籍焚於堂己丑會試入京館有暴死女為祟衆皆聞懼公獨不覺是年登進士除河

南彰德府推官有袁大江者貸郭洋金積負不再得流落起為大盜捕獲觧張僉憲彦處袁大言曰吾非常盜郭洋背有龍文欲輔舉大業已約河北數百家為翼招皆懐慶衛輝彰德富室及士夫子弟張信之行盛同知時雍鞫審相同復以事大行公再審全無驗其誣郭洋等者舊㕁也林縣縣學及馬栁泉公俱為洋保袁始吐實公具由以報張怒飜異曰此事甚大初入仕不知嫌疑可避乎公曰正謂事大故從實具招若避嫌疑一身

計耳數百家無辜關係相去何如張意不平後竟如擬三府良家郭洋一族俱得免張以公忤已意屢短於撫按堂僚後張陞貴憲副去王肅菴來廵按問公曰李順孫在河北何如公曰才敏達文案立辦張庠何如公曰謹官箴秉法不撓王作色曰此皆大有物議何獨不聞歴舉其事公謂大人監察庶官固當廉訪下官伺上司長短何用且恐失忠厚故不為也張曾無一事容公而公不較如此署府印遇節朝趙王王命以朝服見公謂

朝王舊禮皆吉服執不從王刑逼引禮官以恐唱長史再三為勸公曰寧違令旨何敢錯服聞寧藩初命各官朝服惟李崆峒不肯事竟如何竟用吉服時兩行人在側謂執之甚是崔後渠公聞之云不圖葛子有是識有是力也先趙府以漢王事請臧護衛正身還錦衣衛餘丁留彰德日繁以泅脫差役起家殷富者數百家安陽美田宅半為所占而徭役獨累居民公審編皆入安陽籍居民始甦丁衆欲合在錦衣者具奏公竟不為之動

良醫王彦章怙勢武斷先奪李臣地被行刺害其家人後董仲文典王月地又奪之與價值不及半事發行公趙王面諭公斷地與章使文拾虛公謂李臣之事殿下所知渠不悔悟仍蹈覆轍寧復有家人代其死者竟直文而彦章如法王欲拓府第以遠僻隙地易近府緊要四衙門長史詧申巡撫既准旋名府縣官至張盛筵出重幣浼之公曰今日之事為公乎為私乎王曰公公曰衆亦知公惜殿下以公事私行也此事長史申之巡撫

主之府縣官無與今用宴幣倘事成人將謂府縣官受賄賣之矣豈不成私殿殿下遂亟撤幣而罷改建永城縣有蔣臣翟璇者兩家爭勝各集數百人相鬭逾夜各死一人乃互訟四年不决公得其情曰盛明之時乃敢聚衆厮亂為首者皆當死據傷各有對可償據稱致死圖賴各宜自償遂各坐一人衆咸稱當獄始决連累數百人始安有生女先許嫁夫久出不歸乃更他婚者公謂婦人貴從一而終律雖離異然復曰不願者倍追財禮

良有深意竟以不顧科斷使先婚者無奪婦之恥未婚者無娶殘之嫌婦人無再醮之醜是為三成後上司仍斷歸前夫一婦兩夫同渡婦愧投河死人並服公委築夏口白河與張同知郭通判分工公計處詳密後二工潰公所築獨存錢鯤王鵬與公同推府隨廵按每輔其不及且為薦揚問其故曰先生出身少一節廵按相待已自有間若復有長短相形並難立矣吾不欲獨顯誠欲相成也人以為難辛夘入塲王肅菴以公盡心特委

於簽卷中細閱取中數人如經魁李時春謝江等皆舉進士在彰德三年餘大半公出每出必自齎費金外一無所受至汴城查盤畢以所餘買銅鑵一枚歸過河冰待渡仍責以為費撫按交薦云年妙而志向不群才高而法守亦執又云推勘訟多平反操履行維清潔已無私心人無怨言又云惟刑之恤而明清俱備豪强賴以震懾守已之正而請託難干士庶為之稱揚委修黄河堤岸雲連遏横流而救萬民之生命委署縣事整頓刁

邑治土豪而為一方之保障旋奉勅奬云惟廉惟恕克慎克明平反功多刑無枉縱薦章交上最績是書進階為文林郎癸巳缺風憲行取公時年二十九十月至京僉謂遲兩月則三十可得科道公曰吾但知順命安分耳遂陞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太宰汪誠齋稱公於王浚川曰渠在彰德甚有聲望崔後渠亟稱之未幾同鄉李正夫陞出吏部以衆薦舉公代銓司呂東涯欲見公李惓惓勸行公曰若往拜則涉於求竟不往尋用李中麓

公謂此吾兩同年用之猶我正夫曰不意公如此之高山東正氣也愈為敬重至闗歲饑餓殍盈途設法以賑多頼存活山海舊無鄉飲為創立并鄉射禮舉行觀者如堵舊無養濟院為建屋四十餘間分男女備井臼人月給米三斗三年滿日除支外尚餘穀二千七百餘石以武職不知重丁祀為製祭器脩儀文親臨加敬童子譚坊貧而向學捐俸為娶閻宫氏子孝特為表揚朝鮮入貢國王及使臣各有贄公卻之使臣曰舊有此一旦

異常恐國王見罪公書示曰封疆之臣無私交故不受使臣以往來過關為擾復强公公曰關以禦暴不以為暴送往迎來柔遠之宜若受是私征也終不受渠感服拜謝其國王為公立石於鴨緑江岸後有出使者見之歸謂人曰與川公見重於海外如此關禁進貢夷回不許夾帶牛角弓面等物有犯者公除夷人名不復來鄉大夫頌云郤高麗之方物清譽播於海邦發女直之私藏嚴威震於荒服山西商遊遼東者多取假引過關舊

但令每引納銀三兩公戒諭必待原籍真引仍行山西立號簿為對一人投假引試之公驗知追問如律前獘一洗人皆以給引田籍後公為山西參政鄉民迎拜稱謝曰各家有子商遼東至三十年不歸者聞明公守山海必驗真引人始歸家迄今有父母妻子之會公之賜也關原禁馬守關太監因而取利一二士夫亦為之公曰朝廷設禁有司藉為奇貨可乎榜令一人一騎者聽成羣則罪於是商人既便而轉販者息錦衣校尉常假

稱海廵於沿邊詐索有司皆禮待至關踵故態進見公曰海廵必有衙門差遣票帖可出看渠謂係衛差有帖不與人見公曰關法盤詰奸細焉知汝非奸人鎻繫押搜得詐索財物若干貝招連人贓解京發大同充軍後無復縱索東方者關宅舊凶公處三年不覺滿日移出公館吕岩野入宅輙驚惶達旦而卒人以公為神佑云十六年回部與楊公虞坡張公西林立會讀古今名臣奏議大學衍義補諸書堂公稱曰三人可謂仕而優則

學矣同僚羨之十七年丁父憂杜門謝客獨居三年服闋李中麗文選陞太常以公前譲欲薦公仍為吏部太宰許松皐文選王象山嘉賓皆允乃作書托人接催北上公以日淺不行舊吏部林東城春周橐山鄉皆起復先至中麗甚恚來遲公曰隨遇而安可也中麗不欲無代以本部胡纓溪鯨為衆忌議出之於外用其缺公聞曰擠人而奪其位豈君子之心果爾予當乞病歸必不忍就遂補祠祭主事旋陞主客員外儀制郎中儀制事

務舊無前件簿籍有所題行只憑吏舉致令遲速顛倒甚有遺棄者公為置簿隨事登記挨次施行親為註銷由是事無遺而吏弊亦微寧藩同逆者家屬發高墻後以人衆難容許回府為庶人因復營謀請封夏桂洲掌部時准襲中尉鄉居已若干人公至司有踵請者公曰此輩法當誅滅為庶人幸矣具稿參駁宗伯嚴介溪曰桂洲准行已久渠現在閣何可遽變况我亦江西人顧參之未便不如立案不行公謂此奉旨看了來說法不

可行理難遽已只得據正題覆意外之禍聽之而已得
旨不准封令甲郡王故絶止許近支以本爵管理府事
不許繼封時山西交城懐仁襄垣三府皆故絶親支奏
請繼封公立案不與行來人潛住京師上下打點皆聽
許之只伺公出司則再舉二十年二月㑹試公以三試
進題皆在中夜感傷寒危急各府人伺知即上本吏胥
蒙蔽署印者隨與題覆三府俱獲繼封公病少差見報
驚詫復大病交城因奏討儀仗吏復索賄乗醉犯言被

東廠緝知搜出打點記帳司禮監閣部皆萬吏八百寫字者一六百一四百獨無公問何故無其人曰非郎中病不敢進此本公名大振又親郡王無嫡子准庶長襲封秦府永壽王妃故無出有庶子又擅娶邰氏請封次妃部參奉旨姑准為內助名色生子惟燱封鎮國將軍永壽故其庶長子奏准主喪居府內未及襲卒子懷墡為庶長孫惟燱夤緣得封其母為繼妃遂以已係妃出與墡爭封公謂燱生於母為內助之時與正妃不同墡

係長孫父見奏准主喪居府堪當封穪呈未發值公病
在告部乃題准惟㦤襲王後懷堪詣京具奏王浚川在
院叅詳徑直懷墡而惟㦤財爵兩空人以公有定見云
是年封王擬差官已定費鵞湖公子懋良為尚寶適自
家來又欲求差夏桂洲以親力為之請介溪强以張芫
年差與之既題懋良以晋府道迂辭疾不行桂洲介溪
又為言請易之公謂朝廷之上豈容以公子性任意行
止四司皆為之勸公曰朝廷命下臣子死生以之渠敢

詐疾國法何在予寧忤執政終不敢從遂自詣桂洲言
桂洲曰吾在閣題有何害公曰嘗憶劉太常鈗亦閣老
子初與人爭差既辭疾不行被參得重譴可為前監公
曰郎中執是遂促懋良行寧藩逆廢令弋陽王以本爵
管府事乃求審理與之以教授職畀奏欲以審理輔導
公叅之得旨戒諭未幾乞長史與二人乞校尉與五十
名其校尉巾帶事在儀制公曰弋陽欲全比親王是入
繼親王也何謂以本爵管理府事竟不允後長史亦被

言參革二十一年三月有稱周府輔國將軍睦樒子者
馳部甬道進見身敝絮裸露猥不可狀問其年貌與玉
牒不同介溪初欲送會同館旋疑其詐又欲送法司公
曰館有四夷人褻國體甚送法司如真何以處之皆不
可乃題請順天府送周府行廵按查處又念係宗室也
為製冠履衣服送之汴果認收養去會試開科各布政
共帶銀二千兩送部公用嗣有務侈者不敷取順天府
寺銀充補公謂前開科未有𢊍寺銀皆足用今何可指

此妄費但節省可足乃自其身及吏皂之需近所添者皆裁之既送錄夏桂洲多用七百本猶索二百介溪許之公以無對介溪大怒以送部堂數多讓公公曰舊規如此且二百本為多較七百本如何介溪默然公侯伯襲爵在禮部堂上及司官皆用厚幣公一無所受三年滿部註考云以渾厚之德處躬以純實之心蒞政廉靖無訾端確有常二十一年王湛泉與齡為文選推公河南提學曰吾欲凡正一方士習公至任惓惓以崇德行

敦本實身心體驗為首閲卷銖兩必較低昂不爽鄉試
無考遺才者所取前列歴科登薦殆盡法嚴持正士大
夫不得入一書相干其子弟有諸生應退及童子稍通
未録者則命有司明稟稍從寛假曰朝廷優禮臣下尚
有世廕烏可使縉紳後無衣冠葢情法兩盡也嘗謂提
學職一方風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旌表必由之至
於名公鉅卿勲業在朝行誼在鄉一旦物故只聽其子
孫陳乞無力者竟湮没堂堂縉紳不能比於鄉人之匹

夫匹婦何其失倫因於何柏齋王浚川既殁特具呈撫按轉乞題請給賜如例歸德夏邑之間為河南南北直隸山東交界而北至兖州東至淮安南至廬州西至開封皆近千里地則衆尾之會盗賊出没人各雄長公修河時熟知之因憶劉項之後其地輿戎不乏國初不立府為失筭督學之暇與李石疊廵撫言李謂改建府治非地方有事不可時雒憲使三峪甚是公公曰待先生廵撫時幸勿忘未幾果代廵撫公再用議請遂會題得

允改歸德爲府設縣附郭二千餘里之中始得填實南北東西聯絡不逞者無所容矣任中按院薦公古朴不偕於俗體端方素重於清曹考校而進絀公平崇表而稽核詳當官師有儆黌校肅然迄今河南人猶稱爲真宗師云二十四年陞山西參政分守冀南道駐汾州慶成永和二王府在中甚狡悍前有參政劉公者以難處移駐介休人益無忌招納亡命出没行刼城市戒嚴道路梗絶河南黄憲副潤陞大參分守報初至適會於少

參敎曰吾方自此來因甚言地方之惡黄遂棄官去以
公補之公至即返駐汾整飭武備量為什五分布街衢
嚴晨昏啓閉中外得無虞宗室奇澣表檬親為叔侄先
以訐奏成讐聚衆相鬭軍民連累者不可勝計公委曲
轉諭仍示以利害所終二宗聞之曰聽葛先生言使我
愓然乃設宴好合各詣衙門哭謝去在汾三年無復相
犯陞本省按察使蒲州有山陰襄垣二府互搆訐奏數
年不結公為調停題覆兩府爭遂息晋府莊田散在太

原鴈門寧武之間皆其牧馬山場冊籍用寶鈐紀後以旁丈入繼年久子粒不收山中居人占為已業王府查出竟更招佃戸遣宮主之居人遂嘯聚三百餘人殺官倡亂連年不平公至拘首者服以罪令比照百姓辦納稅糧例行令岢嵐縣收觧詼府不失禄額而山中居人亦欣然就法僉憲朱公徽慎許可人也嘗謂公未至晋府宗室擁途强索至不可行公至則退避無一來者及公陞去復如故盖公威望素重處置得宜故能潛消豪右

之氣如此晋人好鬬輕生犯大辟奉決單者累至三百餘人谷聚菴廵按臨決前夕尚未擬定以其名納壺中令門子用筯夾之得數人閱其招又與衆無異難而問公公曰論招情均應死但細閱中有犯兩死罪者請詳之谷再復檢視慨然曰此皆死有餘辜散在冊中初不覺也事遂定二十六年冬陞陝西右布政使哈密遺孽寄住肅州城下生齒日繁野性漸横人畜禾稼歳被傷掠公常慮主客不敵之患與廵撫楊公虞坡計便宜遣

王肅菴儀謫肅州兵備道過省公謂之曰肅州時務寄
畨為重坡公方求人處公其人也梯授之經畫肅菴用
其計不數月畨人盡安置境外肅州無虞公有力焉韓
府宗室縱横假討禄米入省騷擾如冠服等項動勒索
布政司一二千金歲以為常公至陜王杏里昜為左使
宗室四十餘人來王闔門避之遂赤身羣卧門前公出
諭曰宗室貴重何苦如此渠驚起曰萬先生也因言欠
禄米冠服等項公令回待查給不從適各處觧銀大户

在司公呼大戶至前曰汝等所解錢糧要用心看守萬一有奸人乘機盜竊甚勿干扯衆位賢宗也遂皆馳去不復來二十八年陞左布政使二十九年入覲有宗室至潼關欲入京奏事者傳印臺巡撫留還館穀公回停止供應反覆曉以利害其中長者曰先生言句句是我等不知故每每來今却知即速回不復來矣後公在南京會張正野兵侍相見禮畢復拜謝曰我初陞陝西左轄時念惟平凉宗室難處既至一年不見心頗疑之又

逾年不見因問左右知公先日有處此亦陰受其惠也民有張某以民田一谷獻秦府曰此本府牧地其父曾管王遂立石刻曰秦府牧地民以告公公查冊係添註問其父年則計當時未生遂斷與民仆所立石王屢遣人為言公以晉府事正對爭端乃已初秦王入繼主者輒派給祿糧公謂此當奏請王不悅一月後戶部果題參奉旨切責布政司掌印官而府長史承奉俱提問公之入覲也庫官稟稱有餘銀數千當送公用公謂吾自

有官盤纏何須此渠稱舊例如此留亦終為後來者有耳公斥之曰焉知後來者非賢作正支銷可也分毫弗受分宜當國賄賂盛行各布政供奉不貲獨公無所餽朝覲賃居各府出銀若干為用云此舊規公辭曰布政取府則府取州縣州縣又將取之百姓是交征也惡可竟以俸金自賃考察過堂屬中衛幕有老疾當去者公為之解冢宰曰考語原布政司所定何自異公謂此皆去省遠未嘗面見止據各府申文註之今至京來叅始

知其不然自是布政差錯何可以屈小官也時𡻕冢宰
屠總憲亟口稱曰吏部堂上肯自認錯人誰其肯迹此
當為賢能第一矣歳八月十三日陞河南巡撫履任之
日均賦役撫流移嚴武備奬賢能黜貪惡釐官債令聞
風解綬經過士夫出俸為會布政司銀分釐不取臺諫
閣部亦無所餽遺也三十年四月十五日陞户部右侍
郎六月十九日奉勅總督宣大山西等處糧餉公督理
詳明威惠並施復題趣時召買糧草以裕軍需以便官

民及審度兵勢敵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等疏九月二十一日奉命回部管事總督蘇舜澤巡撫劉公壐各有厚贐公弗受總兵趙國忠餽文幣銀器約二百金公並其帖却之渠謂先任者猶以此為薄更索百金馬有並帖不受者大為嘆服十月陞吏部右侍郎三署銓印量地方之遠近為選官之定法關節不通人無私謁太宰闕當推執政者各欲用其私人至假上旨挾用之公悉不聽特推屠公僑周公延題上衆用驚異虞坡諸

名公亟稱美不置公以守令最關民生而進士自朞逺大乃近時進士名額限三百領郡邑者纔半題增四百名至貢舉有賢特為引薦一日謂楊文選曰舉人亦有好者何為淹滞楊以無對公親披册示之曰某某經十餘薦何為無好者即優擢之吏典出選舊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得授八品其行移通否不論公謂均之為吏豈可使有勢者獨便宜乎但據考之前後除授又例吏曠役久則革福建吏二百餘人以先廵按有事未與考既

補考具文送部該司擬盡革之公謂渠以先無按院非其自曠二百人前程烏可一旦輕棄乎皆與選以去一日太宰萬治齋問公曰知吾所以敬公乎吾向家居見舍親其曾為儀制家資鉅萬歎曰儀制之富人也如此既復見舍親曾為儀制吏曰亦不盡然有山東曾公者不惟不取即携億萬無敢至其門後予起南京又聞公評推重今為同僚見公之清正端亮有過所聞公誠當代一人而已三年滿授通議大夫領祖父母以下誥命

中有迪哲懸公計奬吏治官師有所匡率士心賴以維植等語仍録廕送監讀書三十三年陞吏部左侍郎三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初至革教坊供辦本部公席時東南用兵日久公應制條陳禦倭四事一任能將以定武功一調近兵以便節制一脩城堡以永保障一勸富積以濟急用累千餘言復舉倫倭將才若干人上嘉納之三十五年以關陝地震李相公南渠出祭九卿嚴世蕃等考最公以老致仕時年正五旬也有以時艱得

退為賀者公謂身為大臣義非潔己何以賀有歎壯年去位者公謂吾以書生躋正卿足矣何歎為先是世廟已知公清曾向中官稱之後公退推補南禮書世廟問葛守禮何往左右以年老致仕對世廟惜之歸家奉太夫人以孝聞日課子弟姪孫讀書庠生執業從遊今多有登科者閑居涉獵書史東萊博議及通鑑紀事本末皆手斷註經書義多發前賢所未發備載先君過庭紀聞録中間理農政曾無一事干公府上司欲為建坊閭

而懇辭鄉人貧不能舉喪者多給棺斂林某等以貧售
地價減舊值公不忍更倍與之四十四年鮑巡撫薦云
學識弘深操持方正歷任三紀譽望夙布於明時退處
十年風節益孚於衆論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以母老
具辭奉聖旨鄉才望素優司農重任特茲起用宜作速
前來供職不准辭太夫人復強公行乃勉赴召至見錢
法不行疏以當嚴禁令和糴時估參差疏以當謹權量
民逃地荒請下詔勸農勿併庸於租經用不足議令各

省鑄錢以便民裕國悉苛施行一日相國問時弊安在
公謂下陵上替情盛法儆吏不肅政不舉奸不戢民不
安天下未平以此之故會閣臣不和言官因各為攻擊
一唱百和部院皆然獨公無所離附人仰為中流砥柱
云是年覃恩授資政大夫領祖考以下二品誥命中有
議論足以潤色乎國經操持足以轉移乎士習秉政無
私竭忠罔懈等語尋兩疏乞終養人謂公疏可比陳情
表奉聖旨覽卿奏情辭懇切准歸養歸家事太夫人飲

食起居必親愛日之誠彌篤太夫人終喪禮曲盡如居
父喪然不以年高少簡隆慶三年羅按院薦云耿介超
俗之節直逼古人忠誠許國之心不涉時套抱經濟之
大畧而執持弗樂於詭隨挺振頹之高標而恬靜消變
乎華競誠無愧於大臣之體宜早膺乎帝簡之榮四年
服闋二月起刑部尚書公疏辭奉聖旨卿老成練達清
慎素聞邦禁重任特兹起用宜遵旨速赴任不准辭再
辭奉聖旨卿宜遵前旨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遂赴召

至則疏請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修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疆域方士王金等先以進藥世皇會當駕崩皆問死繫獄公謂堂堂帝王謂為人誤害書之史冊後世謂何會中佐高公題前事公審王金等前招俱虐具疏奏云皇考四紀當天既三代之罕有六甲終命亦五福之兼全跡將大漸之時曾無卒暴之患歸咎硝黃之說何有指實之憑事理貴真不可妄意法律以正豈得輕加遂通為緘釋世廟之誣以雪各省招呈至

部必親為閱詳度駁稿盈箱人命死而復生者不可勝
紀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具本辭
免奉聖旨卿方正老成風裁素著總憲重任特茲簡用
不准辭入院即請明名分以正綱紀以定民志禁奢僭
以明禮節以厚風俗奉聖旨這所奏有裨風教依擬通
行禁約又題申明巡按事宜以貞憲體奉聖旨這所奏
深於憲體有裨便行與各該巡按御史着實遵行又以
京師東南常患淹沒請倣井田遺意以防水患以限戎

馬馳驅五年進士登科蹈正始進門無私謁權貴斂手門生有餽以師生恩義强公公謂即門生禮亦不受不尤愈乎竟辭之初楚王為世子所殺謀出武岡王後世子誅二子幼武岡遂攝府事楚府財物半為所取而寡妃孫子大受憑凌都臺趙公參之渠遂遣人携重貨行賄皇親中貴各黄金五千擬送部院者黄金二千及入京知掌院為公輙避去曰來時即恐葛公當事今果不協矣後公竟參革管府事方新鄭之當國也以華亭舊

銜必欲相報公勸之曰朝廷大事多端公當圖光明俊偉之業不宜報復不聽值有承風旨者籍華亭田五千頃其世官三人擬問華申文到院公皆為復之新鄭遂以不附已怨公及新鄭以裁抑中貴致兩宮今上策罷忽遭王大臣之變有遂令王招為新鄭主使者欲因而甘心以償夙怨已拘其家人仍將逮髙人情洶洶懼禍不測公與虞坡楊公力救之得免及王大臣送法司刑書欲詳問公止之曰不可挾寸刃至宮門即當誅此足

斷矣問之倘再有言更滋多事人以公為得體是年應
詔自陳奉聖旨卿職總憲臺老成端慎宜益盡心振肅
風紀以贊新政不允所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以二品
三年考滿蒙恩特遣奉御張名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
隻酒十瓶至私第萬歷改元覃恩錫三世都御史誥命
中有立朝凜正直之氣有古人風論事咸簡要之言得
大臣體等語未幾以衰病乞休奉聖旨卿老成清正委
任方殷豈可以微言遽求休退宜安心供職不准辭再

乞奉聖旨朝覲考察在邇卿宜遵旨即出供職毋得再辭公勉出視考察事虛心精覈品隲當公議復以賞罰之典久廢人無勸懲請舉卓異者上面加賞諭貪酷者奉旨拿問人咸悚然思奮萬歷二年二月以七十引年乞休奉聖旨卿老成廉正精力未衰宜照舊供職以副委任不准辭再乞奉聖旨朕方屬任老成用圖治理卿清慎端亮年力未衰宜益用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准辭三年考察京堂自陳奉聖旨卿職憲臺老成公正宜益

用心甄別衆職以振風紀不准辭是歲當六年考滿乃
三乞休致云臣六年已滿若考滿到部而律以七十致
仕之例則在七十之外者難議復職在臣自處當先期
引退不必再考以俟幽黜奉聖旨大臣以德望為重不
專在於年力卿先朝耆舊清望素隆正宜勵翼明時豈
可引疾求退宜照舊供職不准辭復諭輔臣云葛都在
皇祖時大有聲望渠今挺然未老可勉留無放去時公
志已決各部諸老皆留公公不聽復四乞休致奉聖旨

覽卿奏旣情辭懇切特准致仕着馳驛去仍加太子少保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以示優禮舊臣之意公具疏辭免奉聖旨優禮舊臣先朝彝典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遂具本奏謝仍命孫太僕寺丞昕奉以歸歸以俸米祀先壠餽㓜所從學諸師之後餘遍給族人親故每朔望拜天地家廟節令必祭必恭暇則端坐書齋涉書史終日無惰容優游林皐視在朝轉壯健萬歷四年促昕回朝是年仲孫曦領鄉薦五年春昕陞

戶部員外郎人以為公餘慶所及十月推起吏部撫院復薦公朝野屬望顒公復起詎知星辰虛位來曰已無多耶嗚呼哀哉六年正月朔猶禮羣祀拜聖恩如常二日出拜鄉親觀者稱充養益盛三日赴家宴四日拜林塘府君生忌五日辰興喜天霽曰今牛日也牛其安乎方櫛沐陡爾疾作遂端坐椅上不復言家人驚惶延醫調治乃天不憖遺至二十日溘焉長逝矣痛哉痛哉方公為禮部郎時病垂危者數一日甦而告家人曰夜來

夢見上帝帝謂我念爾正直還與壽三紀今適符其年數也嗚呼異哉先是除前數日夢召拜天官因具疏辭既覺述以示曦始以曾子易簀之言自比末謂欲守蓋棺之節以遂首丘之願詎意甫旬日而竟如所言耶里中人亦同夜夢公起用持咨文者其人丁姓乃公得疾時則丁日也既疾曦夢公衣冠與鄉士夫為别而元宵日昕夢公應召至京冠蓋甚盛公果逍遥於九天耶嗚呼異哉痛哉公生懿行不能盡述至其動遵矩矱言必

準繩撫孤姪同已出凡接人必以禮位尊而自視歆然宦久而清約如寒士則有耳目所共聞見者居同五世庶幾義門人無間言實爲德化鄉人聞公疾問候者滿閭巷雖婦人亦有願代者既逝遠近聞之靡不慟淚前冢宰虞坡楊公稱公於中丞見峯王公曰公之政績足以尊國庇民而不居功公之氣節足以廉頑立懦而不徼名元輔太岳張公稱公於都諫吾山光公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惟與川公當之立朝居鄉

可概見矣公生於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歴戊寅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累封夫人邑鄉耆諱榛公女子一為先考諱引生邑學廪生早卒贈文林郎右軍都督府經歴司都事娶邑醫學訓科蘄公天壽女為先妣贈孺人女一適德州翰林編修盧公宗哲長子庠生茂早卒孫男三長不孝昕以公廕任今職娶谷氏封孺人次曦山東丙子觧元娶任氏次晧聘王氏孫女二一適官生谷茂椿一諾官生殷盤曽孫男二如龍

如麟昕出曾孫女二曦出俱幼不孝昕聞之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不孝生也晚兼之愚昧不能悉先大夫懿行不明誠罪若所述事畧不敢有一字之虛以誣先靈至於得傳不朽惟名公巨筆賴焉茲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伏乞惠言以賁泉臺以詒後世歿存均戴銜結是圖抆淚陳情無任哀懇之至

累封夫人先祖母行述

先祖母夫人王姓父諱榛母戚氏生而端凝不輕言笑王大父家故充饒諸女孫爭美衣食侍婢以自奉母獨好儉朴從一老嫗兀坐靜室精女紅終日不出門户家人甚重之二十二歲歸吾先少保端肅公奩具悉請從薄約時吾家尚寒素于歸即克敬戒日親炊爨井臼以供舅姑甘旨戚里翕然稱賢先公嗜學每至夜分不寐必預篝燈縫緝伴之讀兢兢數年如一夕公始舉於鄉邑令唐公以公從遊八年特籍五百金為贐母佐公力

辭之固守蔡藿食常布衣晏如也公成進士倅彰德每以恤刑活人為勸為兵部職方郎守山海關官衙後有桑園即躬蠶繅以為衣服贄公謝卻各處方物一無所受及公督學河南嘗大病日夜侍湯藥至不觧衣帶控籲者匝月公生平無媵妾母屢勸之納不聽會公為方伯朝覲乘隙為購之於家得一人盛飾之肅以待公公歸自京聞而笑曰吾欲為此久為之矣即時竟送之回憐其家貧即捐所聘儀并衣飾以嫁鄉人尤兩多之公

自南宗伯歸養太夫人太夫人年已八十矣旦夕起居
毋瞻視惟謹每飯侍食必手調酸鹹以進子孫婦但令
輪操烹飪佐中饋晷不至使膝前一代其勞太夫人逝
居喪尤盡禮制中外稱公純孝並母夫人稱焉公再起
大司寇尋改御史大夫值華亭新鄭兩相搆徑忘夙怨
曲為之解紛排難華亭家得以安既而江陵惑於巨璫
甘心新鄭欲聽内成王大臣獄公初争之不得憂心孔
棘促裝請老而卒以危言激江陵竟定國是新鄭與戚

總戎故陳司禮三姓得瓦全逺邇震慴者帖然母實有幄中默贊之力云公有弱小弟四人女弟一人悉帶之隨任讀書受姆訓母於其少體公之愛衣食督訓之恐後及長悉為之及時婚嫁至傾篋笥脫簪珥以佐嘉禮無恤也至弟與婦半早殁更親育遺子女撫摩備至各視其成立婚嫁又如之故一門五世同居千指垂七十年内外雍肅無間言蓋庶幾古稱義門已母天性仁慈而實嚴毅待宗族以寛厚有急必周恤之每惓惓規之

存好心行善事間有喜誶語自封者絶其晤至待曽孫輩每正色教以義方戒出惡言語詈人凡糈果玩美之具令無得恣所取自幼至長終不予一華衣尤不許持一錢曰少小慣手自便最易壞心志長大其何以收拾之不肖輩俾各成立服官政始不為之痛禁也又心甚公平視同居幼弟孫姪輩無異親子孫飲食一物必均分給春秋散布枲衣服下及臧獲即有精粗均一一計口手授仍先儘各娣姪房而後及孫曽輩箱笥原無厚

藏不欲扃鑰曰一家人奈何防範之如盜其正大無私類如此至外家每念王父早亡惟母氏有所遺以隆孝養用報罔極他若外弟姪輩即有貧乏但擇賢者周其急作非僻者雖不孝請之周必轉戒勿與曾不姑息偏暱私加一惠用是王氏族雖衆竟知斂戢無敢干憲至官府者又勤儉出於天性公自通仕籍由郎署藩臬而中丞少宰以至宫保尚書母亦由封孺人晋淑人載加夫人恒德如一夙興夜寐家事即米鹽酒漿裁剪組繡

瑣細必身親之年逾七十子孫婦輩恐其勞頓請代輙不懌曰吾為此自樂不覺其疲也常躬浣濯淡素衣錦繡惟節令始一披服不孝與弟曦既留宦京邸閭於佳節製新錦馳為壽輙書戒勿得復製郵亟遂絶曽不許一入宅門乃敬畏神明殊至飲食必先祭有新味必獻之家廟而後食每遇歲時伏臘必極誠敬先期戒餚自視辦飭果品牲糗夙興盛服以承祀跪拜啓祝惟謹凜然如在其上晚年嘗自德天地祖宗之佑尤勤於天地

宅竈香火日兩禮拜埀老寒雪暑雨無間先是壬午歲
不孝以都水郎中有臨清之役役竣欲迎養京邸母唯
唯既而戒行李亦令代為束裝及行之日請升輿就道
則笑曰吾昨云去者恐爾戀戀家鄉吾耄矣豈能離老
親戚話故舊事遠適而拘拘一官舍乎不孝不敢強趨
趄乃行及癸未春改屯部有董壽宫大工命遲至六月
公移來催不置母名而責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盡思所
以報朝廷即爾父母生不待養獨不思圖一加贈乎䏔

重違命俟身至京領役踰三載歷考績則母先期令弟晧馳京諭曰母謂今雖暮年轉覺善飯力壯猶然自能綜理家事其勉修職業心乃甚喜若學兒女子態一味求歸不為養志矣昕因不敢言旋庚寅冬領周藩役再過家母迎而笑曰吾聞爾在工省費比嘉靖陵四百餘萬金以為必刻下忤中貴或草率完事而殊不然今又行李蕭然除欽賜銀幣俸薪外無多長物真清白吏子孫復撫諸曾元首曰此吾家真寶金銀何為不踰貪吏

千金乎昕役竣當復命以母春秋高憚行欲請終養母又處額不許不得已請養病荷蒙恩允冀得專侍慈闈少盡愛日之誠也詎謂天不憖留忽爾一疾而竟不起耶嗚呼痛哉母佐吾祖端肅公開家躬恭儉以率下閫以内事巨細無不親理裁事以義成人美而掩覆人過事舅姑以孝稱相先公以順稱處親戚以溫厚稱其他懿行不能殫述但即既壽而康母儀遠誦大耋祝釐鄰郡畢至殁之日精神炯炯不亂尚問某人飯否訃傳遠

週悲悼臨喪者十九痛哭越歲談及猶潸然淚下親族至如喪親妣哀之分爨各門姪輩亦來同不肖枕臥苫塊縲然草土中是必有以感之者矣豈聲音偽為也哉母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戌時卒於萬歷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子時享年九十歲子一即先君諱引生廩生贈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娶靳贈宜人女一適光禄寺卿德州盧公宗哲子衛輝府通判茂贈孺人孫男三長即不孝昕娶谷氏兵部左侍郎海豐諱中虛公女

封孺人贈宜人繼娶邢氏東光庠生諱夢龍女封宜人次曦翰林院檢討娶任氏刑部左侍郎平原諱士憑女封孺人次晧國子監生庶母竇出娶王氏陝西苑馬寺少卿陽信諱犨女孫女二一適海豐谷公子右軍都督府都事茂樁封孺人一適太子太保大學士殷文通公士儋子中書舍人盤封孺人曽孫男五昕出如龍邑庠生娶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新城王君象乾女如麟娶山西按察司副使臨邑王君再聘女如彪如夔尚未聘

女二長諾湖廣襄陽府知府邑人季君東魯子永祚次尚幼曦出男一如鳳聘密雲縣知縣禹城楊君士鴻女女二一適河南布政司參議李君汝相子庠生若虛次適舉人黨君天爵子庠生庠元孫元禎如龍出尚幼茲昕將遵例請邮合葬於端肅公瑜塋之原謹述母行實如右仰惟尊慈必鑒昕不佞不敢没親善之意尤不敢誣親所未有言行而強鋪張之慨賜次狀將據以求當代鉅公名筆誌其墓道而傳信焉昕不勝茹哀控籲之

至

顯考文肅先生妣靳行述

隆慶六年九月初五日准吏部驗封司手本本部題奉欽依頒給覃恩誥勑内開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葛昕該授文林郎妻谷氏該封孺人共勑命一軸父葛引生係生員該贈文林郎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母靳氏該贈孺人共勑命一軸謹將先父母行畧述之如左

用壓尊矚備采察焉先父諱引生質禀清癯少英敏始

學授經史句讀課程即倍同列八歲能代外傅發諸講
解聞者奇之甫弱冠補邑庠生食廩餼廩米膳錢悉付
叔祖收掌積為公家費無私蓄雅敦朴素不欲美衣服
飲食家大父歷官南北班列六卿後匹馬從遊殊無貴
介公子象自行必買馬代步曾未假牌票涉驛遞有司
欲見輙避之處鄉恭讓和厚與人交畢露肝膈至修已
治行則孝殫養志義不再婚高潔孤介一言動必兢兢
循繩墨遠聲色如仇避貨利如汚交遊中惰行有寧甘

市人笑語惟恐君聞者嘗鄉居有惡少獵夫酗酒無端肆犯君但杜門不與較質明走伏謝僕從或與里人爭角即僕從直必扑之卒得人赧服以為能容寒舍五世不分百口同爨君綜理庶務井井有條正已率人為宗約使守之閫閾嚴整師巫絕跡婦女雖戚家亦不得輕來往內外帖然無後言擅動者子弟有少過失但端坐不語悔艾至無以自容能改即優色遇之家道肅睦人謂有古遺風焉其他行若周于生輩之急施德不報建

社學義倉復鄉射禮文捨藥療疫執先民行掖人為善為鄉人同口稱頌則又不能殫述也吳學憲公嚴核德行師友舉列上等受異賞君最不喜有也後又復有廉訪者衆更屬君輙作書力辭不居人益稱服每議論古今事秩秩有倫序故典不煩考索有問及漫舉記憶條對聽者愕然壯尤嗜學屢蹶場屋愈淬愈勵雖弱不勝衣每得新刻佳集緣首究尾寢食俱廢見者恐其勞力勸止之不聽也孔文谷程松溪崔後渠諸公每謂當大用

且必在著述之列乃年方四十有竒竟溘焉落莫不獲
建明於世其亦有命矣夫歿之日遠近驚訝不覺墜淚
咸謂天奪正人之速師友念其賢不置僉易號曰文肅
先生諜梓君手著四禮摘要族譜論草易觧諸書行於
世又旋有謂當祀郷賢者以吾家不敢當竟未果云先
母蘄出邑望族為醫學訓科林泉公之子溫恭且恵敬
慎寡言處與母凡弟姊妹十餘人融融和讓衣食聽分
其下無少介意自歸先君恪執勤儉烹飪酒漿必躬親

之雖多從娌不以相代事太祖母大父母以孝稱家先姑于歸女工多出己手間有不備輙斂出所有補足務得歡心以悅父母事先君最順坐云始坐見輙起敬始終如一先君喜夜讀書日雖以主饋疲甚必秉燭祇候了無惰容相敬賓如也雅好節儉錦繡紈之在笥惟節令一着餘皆布素珠翠尤不喜治但見寸縑斷縷必收貯之備用無敢輕棄也不喜私畜身為貴家家婦太母以倦勤命攝家務鑰鍵皆在己手一米一錢必稟命始

用即母家有所請求亦必請知作大母或先君意與之毫末竟不敢私授蓋默契無依遂之旨云不肖輩生數歲即遣就傅戒玩惰出不遜語尤不許持一錢戲弄惟恐蠱志待義婦娌子甚有恩有過惟作色詈語即為深恚鞭扑自未見加家人無小大皆追念德之尤人所難諸叔公方學步履見即斂避加敬少長遇令節即僕僕跪拜不艱常曰人小分自尊大烏可慢易之人以為大貶抑處之自如蓋其天性爾也年三十餘先先君十二

年卒其細行不能悉舉右方陳述特其梗概焉耳茲幸得並沾恩數叨與勑贈之榮義有褒辭惟太史氏代天言吹枯噓朽敢摭拾一二冐塵名筆倘賜采而輯之章諸綸綍光昭奕世存歿幸甚

翰林院檢討亡弟仲明行述

葛君曦字仲明自六世祖諱士能初家濟南郡之德平縣生五世祖諱亮五世祖生四世世祖諱友才皆隱德於農傳至高祖恂正先生諱智以易貢起家官鳳陽右衛

經歴配張生林塘府君諱環舉孝行有學不仕配李氏祖諱守禮歴官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高曾祖以端肅公貴俱歴贈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高祖妣贈夫人曽祖妣封太夫人端肅公配王封夫人生贈戶部陝西司員外郎文肅先生諱引生是為先考配靳贈宜人是為先妣生弟仲明曦行二仲明生而穎異競爽不羣四歲先姑盧孺人授以詩經章句應口成誦先大父愛之嘉靖乙卯弟

年甫十一歲陡遭先妣變入而哭踊盡哀出見大父母即能強顔笑以相慰觧是歲大父有南宗伯命奉曽祖母過家不欲南行曽祖母固強之因俱留眷屬家居弟固請隨大父而南大父憐而撫其首曰爾幼恐不能離若父若祖母弟則徑依依牽衣隨步趨以往至南京盖八閲月隨大父觧任歸尋就外傅學屬文便間能出警拔語吾父口授之古文率兩遍輙成誦試令自讀時義偶恃其質弗讀卒勒之背誦匆匆纔得一目即記強半

其遺記者輙摹倣章法隨口編纂以對吾父尤奇異之十五歲充邑庠弟子員旋補廪餼曄曄有文名每大小試輙居首論尤見賞謂有祖父家風數刻其卷以傳同輩斂服余文宗樂吾又特奬舉其德行每以公輔期之曰是不但魁東省嫺於文詞而已者書坊力索其文刋售江浙則謀於余曰弟甚不欲聽之名實久已難副彼至執聘禮來何為哉人縱不誚我矜詡奈何自災木為彼賈利乎余深然之竟於各會中索其稿以藏俾無覓

處歲在丙子舉鄉試第一名克繩祖武會試兩科弗第更奮發讀書坐卧一室兀兀窮年即同會友非會文日欲頻見之無由也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制行謹飭不敢毫干外事人有請託乞代為緩頰他署則每過余處額曰弟性苦不辦此奈何余義而贊之曰國家作養人才儲公輔器爾見良是豈有處子知人家短長煥休乎弟則欣然色喜謂得同然暢飲而退館課外自勉強問學每謂人過壯年書難記識常於夜分起而翻

閲披誦甚至昧爽甫一假寐良亦苦心矣及授官館職益力搜獵史傳考鏡今昔大政事私擬區畫雅欲尚友古人發為詩文頗為執政公所器重丙戌出使秦藩至藩邸嗣王暨宗室有所饋遺率不敢受至賜文衣名馬則輙促藩史具文領回以為卻謝左券藩邸有舊吾庠弓司訓老病且子幼甚苦王藩瑣細差弟即力請寛其役且引其子懇校士公為補弟子員郡邑父老有少見先公宦此為方面政事者相率扶杖而來謁曰吾輩世

受公家老祖恩某等老且憊無力蒲伏山東以謝公家
今幸見公猶見舊藩使恩臺清白吏子孫固宜舉措種
種乃祖風也彼中紳士一時傳而嘆息無已時值關中
饑經過地方多見餓殍愴然不忍盡出囊金并括剩有
廩餼及交際儀隨路分濟之歸而行李索然馬便道歸
里將復命以吾祖母年高甚難其行知契者勸之曰獨
不念養志耶移孝為忠固亦孝也會祖母又以繳節大
義相責不得已行至十五里外猶然躊躕欲歸盈盈淚

下祖餞者頫首強之以酒有不忍仰視者行道為惻舉目送之已丑校士禮闈所拔士二十二人皆宇内譽髦俊彦初傳播其文突然一詞皆稱易三房文純正必端士既接其所薦拔士又咸謂其真可為朝廷得人賀其亦庶幾不忝其職歟越歲陪推南司業南畿士有拭目而望其至者弟則亟欲歸養祖母俾予一意竣國家大工事註籍幾三閲月契厚者業為圖章以華其行乃政府竟以人望敦留之不為上請疏庚寅冬余有事周藩

役將行弟深以不獲同舟為憾送至都門外邑邑繼戀不能别余既差回兩走書謂欲乞身曰弟時時覺衰憊相尋鬢蓋斑斑見二毛矣余甚詫異之何物為此不祥語豈謂無幾何時初只苦妻孥遘病而卒溘然身即不禄耶嗟嗟傷哉弟天性沉毅多慮豁達耐事舉動言笑不苟外雖恂恂鎮默中實涇渭了然若奬進後生覆庇善類成人之美則自少有此襟度極不喜與人屑屑較長短居家無論尊卑有拂逆者默然閉閣䠒睡以排之

睡熟而出便霽色如初尤惡人無端作間語有強聒之者初畧似中其説俄即頓悟語人曰幾為彼所惑竟不之聽又性孝友察於倫理侍先大夫病常旬日不觧衣帶其處兄長怡怡敬順終身對晤無狎褻戲謔支漫語每謂人而無倫至干犯上何異異類家衆稍有踰禮分乖家教者必勸喻引歸之正上下稱謂畧不欲有所假借必使迋守定稱循分秩名深得易之閑有家意故余家五世同居大小數百指雍雍肅肅一門為鄉邦推重

雖大父母家訓嚴整有素其黙相之功實不可沒云又

性好施與作義事邑人士有婚喪不能舉者多濟之無

居食有所予借竟不責其償宗族親戚更加之厚君為

會友陳大義寓金代買宅舍若為貧疾貢士魯行可佐

之資斧獲選金鄉司訓又先之於所住而揄揚之若為

稗官靳紹元宦遊失意免其舊稱貸以周濟其衰老若

令白守道領積餼倡義起創真武閣若再捐金修學宫

各補縣學風水缺若為王分教名震者棺歛若為歲災

流疫民病頭瘟搆方合藥令醫生李鳴金等分投療治境内所得甦活甚衆又與人處好飲人以和忘人小過有慢之者多方容之邑有愚癡富室于某常恣意有所毀侮人為不平以告則笑曰古大臣尚有面容士訕者此何足較竟置之不問其在仕途亦頗能讓賢周急與物無忤衙門前輩皆以為可敬同儕皆以為可友若同館王少鄘借百金憐其旅殯母老徑以金壽其母不取又且為營後事若為同年鄧梅源卒於潞河差家人為

之周旋代賣所携長物以資其旋家費若為鄉場座主憲副麻慶川公病淹都寺中數月旦夕延醫調治視藥餌水漿歷久不倦竟候其痊可補官去乃已皆可徵之事云制行存心逦爾而容而卒死逦爾睠兹蒼蒼可從而問詰哉仲明之妻任氏為前刑部右侍郎平原士憑可依女封孺人生子一如鳳時甫十歲女二長適河南布政使司右叅議臨邑李公名汝相子庠生若虛次適邑舉人黨公名天爵子庠生庠距生嘉靖乙巳七月十

五日殁於萬歷壬辰九月三十日得年僅四十有八歲卜將某年某月某日塟於先贈公隴右爲穆穴惜也子少於素行誼茫未之知余故忍痛概其生平大節如此仰惟名公大筆雄海内刱與弟素稱知已敢乞慨然採擇其右并摭拾同院中可録事而余山居有不及知者次爲行狀將據以請之當代鉅公以誌其墓以圖不朽云𣈆北向不勝哀懇謹狀

集玉山房稿卷五